


經部

四書集義精要卷十二

元 劉因 撰

論語八

雍也下

十七章人之生也直

或問十七章之説曰程伯子之言約而盡矣葢上生字為始生之生下生字為生存之生雖若不同而義實相足葢曰天之生是人也實理自然初無委曲彼乃不能

順是而猶保其生焉是其免特幸而已○如木之方生必直被人折了便不直多應是死到得不死者幸然如此賀孫○程子生理本直四字便自有味如見孺子入井便有怵惕之心是直一有内交要譽之意便曲了時舉○生理本直不待人去循之而後得名端蒙○人之生也直正與民受天地之中義理一般僩○罔只是脫空詐偽做事不誠實同上○問前後生字不同曰後日生活之生亦是保前日之生所以人死時此生便絶節

十八章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此章當求所知所好所樂者為何物又當玩知之好之樂之三節意味是如何又須求所以知之好之樂之之道荅都昌縣學生○問若是真知安得不好之若是真好安得不樂之曰不說真知真好只是知得未極至好得未極至如數到九便自會數過十與十一若方數得六七自是未易過十數如行到福州境界極了方行到興化界若行未盡福州界自是未會到别州行得盡自會到樂

則生生則烏可已也 賀孫

十九章 中人以上

雖中人以上之資不先之淺近處以上焉者語之何也曰他本有這資質又須有這工夫故聖人方以上者語之 寓

二十章 樊遲問知

或問樊遲問知而夫子告之以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何也曰人道之所宜近而易知也非達於事理則必

忽而不務而反務其所不當務者矣鬼神之理幽而難
測也非達於事理則其昧者必至於慢惑者必至於瀆
矣誠能專用其力於人道所宜而易知者而不昧不惑
於鬼神之難測者是則所謂智也意者樊遲或有此病
故夫子以是警之歟曰所謂鬼神者非祀典之正耶則
聖人使人敬之何也以為祀典之正耶則又使人逺之
何也曰聖人所謂鬼神無不正也其曰逺者以其處幽
故嚴之而不瀆耳若其非正則聖人豈復謂之鬼神哉

在上則明禮以正之在下則守義以絶之固不使人敬而逺之然亦不使人褻而慢之也曰問仁而夫子告之以先難後獲何也曰為是事者必有是效是亦天理之自然也然或先計其效而後為其事則事雖公而意則私雖有成功亦利仁之事而已若夫仁者則先為其事而不計其效知循天理之自然而無欲利之私心也董子所謂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謂此爾然正義未甞不利明道豈必無功但不自夫功

利者而為之耳樊遲蓋有先獲之病故夫子旣告之以此而又甞以先事後得告之其所以警之者至矣○後獲之後如後其君後其親之後哭死而哀非為生這是熟底先難後獲是得仁底人君子行法以俟命是生底先難後獲是求仁底人又問謝氏所說先難如射之有志若跣之視地若臨深若履薄皆其心不易之謂曰說得是先難是心只在這裏更不做別處去如上嶺高峻處不得上心心念念只要過這處更不思量到某處 賀孫

○問知之事仁之心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是就事上說先難後獲是就處心積慮處說樊孫○荅樊遲問知一段正是指那一條中間正當路子與人大凡人於其所當做者却不肯做纔去做時又便生箇計獲之心皆墮於一偏廣○鬼神固不謂淫祀然淫祀之鬼既不當其位未能除去則亦當敬而遠之也荅李堯卿○問吕氏四句後一句少後獲意曰當時本欲只用吕氏說見其有此未備故別下語又惜其語非他說所及故存之於

後耳答陳安卿

二十一章知者樂水

問仁者樂山是指全體而言否曰聖人說仁固有淺深如這箇也是大槩說仁只似而今重厚底人知只似而今靈利底人然亦在人看義剛○看聖人之言須知其味令只看定樂山樂水字將仁知來比類湊合而無所得於心是全未知味也令且以樂水言之須要仔細看這水到隈深處如何到峻處時如何到淺處時如何到曲

折處時如何地有不同而水隨之以為態度必至於達而後已此可見知者處事處仁者樂山亦以此推之洽○動靜以體猶言其體段如此耳非體用之體也端蒙○知者動意思常多故以動為主仁者靜意思常多故以靜為主南升○仁者於動之中未嘗不靜也靜謂無人欲之紛擾而安於天理之當然耳若謂仁者常靜而不動則知者亦常動而不靜乎謨○這物事直看一樣橫看一樣仁固有安靜意思然施行却有運用之意如乾道

成男坤道成女豈得男便都無陰女便都無陽這般須相錯看人傑○仁配春主發生故配陽動知配冬主伏藏故配陰靜然陰陽動靜又各互為其根不可一定求之也亦在學者默而識之祖道○問知者樂水一章看此三截却似動靜是本體曰然動不是恁地勞攘靜不是恁地由然此與樊遲問仁知章相連自有互相發明處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便是見得日用之間流行運轉不容止息胷中曉然無疑這便

是知者動處心下專在此都無別念慮繫絆見得都是合當做底事只恁地做將去這是先難後獲便是仁者靜如今人不靜只為一事至便牽惹得千萬百種思慮這事過了許多夾雜底却又在這裏不能得了若是仁者逐一應去便沒事一事至便都只在此事上賀孫○自仁之靜知之動而言則是成已仁也成物知也自仁之動知之靜而言則是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恪○仁者壽是有壽之理不可以顏子來插入看如罔之生也

幸而免亦是有死之理淳○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此語極好看儘用玩味明作

二十二章齊一變

變魯只是扶衰振弱而已却不會被人拆壞恰似一間屋魯只如舊儆之屋其規模尚在齊則已經拆壞了這非是聖人要如此損益亦是道理合當如此賀孫○緩急之序如齊功利之習所當變便是急處魯紀綱所當振便是急處恪○如變齊則至魯在所急而至道在所緩

至魯則成箇樣子方就上出光彩淳○各有緩急如齊功利之習若不速革而便欲得王化魯之不振若不與之整頓而却理會甚功利之習便是失其緩急之序如貢禹諫漢元帝令節儉元帝自是有這箇了何待爾說此便是不先其所急者也時學○大抵聖賢變時只是興其滯補其弊而已如租庸調變為廣騎長戍之兵皆是變得不好了今日變時先變熙豐之政以復祖宗忠厚之意次變而復於三代也植

二十三章觚不觚

或問二十三章之說曰上觚語其器下觚語其制○酒器如今瓶有八角者木簡如今界方而六面即漢所謂操觚之士義剛

二十四章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

或問欺罔之別其詳復有可得而言者乎曰欺者乘人之所不知而誑之也罔者掩人之所能知而愚之也夫人之墜井世有此理而其有無則非君子之所能必知

故雖或未必眞有而可欺使往視之也自入井而可以救人則其無是理也蓋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又安得以此罔之而使陷於井中哉孟子之論舜子産事亦引此語以彼證之則明白矣曰往視而井實有人則如之何曰蘇氏之説所以處於輕重緩急之間者密矣蘇氏曰拯溺仁者之所必為也殺其身無益於人仁者之所必不為也惟君父在險則臣子有從之之道然猶挾其具不徒從也事迫而無具雖徒從可也其餘則使人拯之

以窮力所至○可逝不可陷是就這一事説可欺不可罔是總説不特此事如此他事皆然 義剛

二十五章 君子博學於文

博文約禮聖門之要法博文所以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 大雅○夫子教顔子只是博文約禮兩事自堯舜以來便自如此説惟精便是博文惟一便是約禮 夔孫○博學於文考究時自是頭項多到得行時却只是一理所以為約若博學而不約之以禮安知不畔於道徒知要

約而不博學則所謂約者未知是與不是亦或不能不畔於道也（僩）○大抵聖賢之教不過博文約禮四字博文則須多求博取熟講而精擇之然後可以浹洽而通貫約禮則只敬之一字已是多了日用之間只以此兩端立定程課不令間斷則久之自有進步處矣（答章李思）○禮是歸宿處凡講論問辯亦只是要得正當道理而有所歸宿耳若博文而不約之以禮便是無歸宿處（恪）○知崇禮卑博然後崇卑然後約物理窮盡超然於事物

之表則所謂崇戒慎恐懼於一動一舉一言一行則所謂卑道夫

二十六章子見南子

或問孔子之見南子何也曰按史記孔子至衛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也曰仕於其國而見其小君禮與曰是於禮無所見穀梁子蓋以為大夫不見夫人而何休獨有郊迎執贄之説不

知其何所攷也然禮家又謂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而使人攝焉則是大夫雖或有見小君之禮疑亦久已不行於世而靈公南子特舉之耳曰南子既非正嫡且以淫亂聞於諸侯而是禮也又非當世之所常行者則夫子曷為而不辭也曰南子之行則醜矣然其願見蓋亦有善意焉且衛君既以為夫人而已將仕於其國則所謂禮從宜使從俗者其亦有所不得已焉者矣又況聖人道隆德盛雖磨而不磷雖涅

而不緇亦何為拘拘翦翦於此而避一見之嫌乎曰矢之為誓何也曰矢誓聲相近盤庚所謂矢言亦憤激之言而近於誓者也且所言之為誓辭也其見於傳者多矣若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皆是也曰子路之不悅也不告以可見之理而誓之何也曰魯氏言之得矣魯氏曰見南子過物之行子路不悅非常談所能曉故誓之如此曰楊氏包承小人之說然乎曰易之說未有云爾者而楊氏獨屢言

之若使大人處否而包承乎小人以得亨利則亦不足以為大人矣是說之行將啟後世為苟容幸免之獘懼非所以為訓也○此章且依集註說古書如此等不可曉處甚多古註亦云可疑其說予所否厄者是天厭棄之者蓋後人要道聖人必不如此須要委曲遷就做一箇出路却不必如此祖道

二十七章中庸之為德

自世教衰此四字政是說久字榦

二十八章 如有博施於民

或問博施濟衆必也聖乎此言必聖人而後能之乎曰不然此正謂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爾必也聖乎蓋以起下文堯舜病諸之意猶曰必也射乎而後言射之有爭也曰仁恕之别何也曰凡己之欲即以及人不待推以譬彼而後施之者仁也以己之欲譬之於人知其亦必欲此而後施之者恕也此其從容勉強固有淺深之不同然其實皆不出乎常人一念之間學者亦反求諸己

而足矣豈必博施濟衆務為聖人之所不能者然後得之乎○何事於仁猶言何消得更說仁節○何事於仁只作豈但於仁仁是直看直上直下只一箇道理聖字便横看有衆人有賢人有聖人便有節次僩○問仁之極處與聖人功用本不可分大小今言何止於仁則聖仁若有大小之分否曰此處不恁地讀必也聖乎語意未是殺處當急連下文讀去仁以理言聖以事業言子貢所問博施濟衆必有聖人之德有天子之位而後可

以當此堯舜偲地尚以為病仁本切己事大小都用得他問得空浪廣不切己了以此看仁字如何用得如何下得工夫中間看得聖人一句常人固是做不得雖聖人尚以此為病此須活看寓○博施濟衆是無盡地頭堯舜也做不了蓋仁者之心雖無窮而仁者之事則有限自無可了之理若要就事上説便儘無下手處時舉○博施濟衆便做仁未得仁自是心端蒙○問仁以理言通乎上下曰一事之仁也是仁全體之仁也是仁仁及一

家也是仁仁及一國也是仁仁及天下也是仁節○仁者如水有一杯水有一谿水有一江水聖便是大海水個○問程子曰謂仁爲聖譬猶雕木爲龍木乃仁也龍乃聖也指木爲龍可乎此喻如何曰亦有理木可雕爲龍亦可雕爲狗此仁所以可通上下而言者也龍乃物之貴者猶聖人人倫之至也必大○子貢問仁是就功用籠罩說孔子是就心荅可學○仁是一條正路聖人行到盡處欲立欲達是仁者之心如此能近取譬是學做仁

底如此深淺不同明作○立是安存底意思達是發用底意思凡事不出立與達而已如在此住得穩便是立如行便要到便是達如身要成立亦是立學要通達亦是達事事皆然燾○問章後四句程子一統作仁之體先生分之何也曰某之說非異於程子蓋程子之說如大屋某說如屋下分間架耳祖道○夫仁者則是言仁之道如此可謂仁之方也已則是言求仁當如此分作兩段說人傑○上一截說仁之體下一截說仁之術惟其仁者

之心如此故求仁之術必如此也答陳與叔○問手足貫通曰纔被私意截住仁之理便不行節○愛字不在同體上說愛則是自然愛不是同體了方愛惟其同體所以無所不愛所以愛者以其此心也所以無所不愛者以其同體也僩○程子手足痿痺之說當於氣已不貫一句之上求之所以痿痺者以吾之氣不貫乎手足耳黄氏通釋謂愚聞之師云

四書集義精要卷十二

# 四書集義精要卷十三

元　劉因　撰

## 論語九

### 述而上

首章述而不作

既信古又好古今人多是信而不好或好而不信道夫○竊比之竊偷也節○敬夫最不可得聽人說話便肯改如此章他元說彼老彭者何人哉而反使吾夫子想像

慕效其興說孔子賢於堯舜非老彭之所及人皆知之自不須說但其謙退不居而反自比焉且其辭氣極於遜讓而又出於誠實如此此其所以為盛德之至也為之說者正當於此發其深微之意使學者反復潛玩識得聖人氣象而因以消其虗驕傲誕之習乃為有力今為此論是乃聖人鞠躬遜避於前而吾黨為之攘袂扼腕於後也他閒說即改大雅

二章默而識之

或問默識二義曰不言而得其理者不待問辨而無疑也不言而存諸心者拳拳服膺而弗失也○默不言也不言而此物常在也令人但說著時在不說時不在非禮勿視要和根拔取不是只禁你不看聽言動皆然祖道○是三者雖非聖人之極至在學者亦難如平時講貫方能記得或因人提撕方能存得若默而識之乃不言而存諸心非心與理契安能如此學而不厭在學者久則易厭視人與己若無干涉誨之安得不倦此三者亦

須是心無間斷方能如此植○聖人是自謙言我不曾有此數者聖人常有慊然不足之意衆人雖見他是仁之至熟義之至精他只管自見得有欠闕處賀孫○此必因人稱聖人有此聖人以謙辭承之記者却失上面一節只做聖人自話記了嘿而識之便是得之於心學不厭便是更加講貫誨不倦便是施於人也時舉

三章德之不修

須先理會孝弟忠信等事有箇地位然後就這裏講學

恪○德之不修如有害人之心便是仁之不修有穿窬之心便是義之不修德是理之既得於吾心者便已是我有底物事了更須日日磨礱勿令間斷始得徙義與改不善一似合掌説相似然須與他分別蓋義是事之宜處我做這一件事覺得未甚合宜便要徙令合宜此却未見得有不善處至不善便是有過惡須要速改始得此所以有輕重之別時舉○遷善改過是兩項不是説改其過而遷於善燾○此四句修德是本為要修德故

去講學下面從義改過即修德之目也（𥱼）○此雖是聖人以此教人然學不厭之意多見於此使有一毫自以為聖任其自爾則雖聖而失其聖矣（賀孫）

四章（子之燕居）

學者亦須稍嚴肅則可不然則無下手處又曰但得身心收斂則自和樂（恪）

五章（甚矣吾衰也）

或問孔子不夢周公之說程子以為初實未嘗夢也如

何曰孔子自言不夢之久則其前固嘗夢之矣程子之意蓋嫌於因思而夢者故為此說其義則精矣然恐非夫子所言之本意也胡氏說夢亦有可取者焉胡氏曰心官萬物之至靈非但藏往固能知來凡天地古今之所有無一外乎此者無明晦古今遠邇通塞之間此人之所以有夢夢之所以多變也然聖人誠存則其夢治若夫思慮紛擾神情不定則所夢雜亂或正或邪亦與旦晝之所為等爾善學者既謹其言動而又必驗諸夢

寐之間也○問夢周公恐涉於心動否曰心本是箇動物夜之夢猶晝之思也夢但得其正何害心存這事便夢這事常人便胡夢了老氏清淨家愛說一般無夢底話（寓）○夫子夢周公正是聖人至誠不息處然時止時行無所凝滯亦未嘗不灑落也故及其衰則不復夢亦可見矣若是合做底事則豈容有所忽忘耶以忘物為高乃老莊之偏說上蔡所論曾點事似好然其說之流恐不免有此弊也（答方伯謨）○甚矣吾衰也作一句久矣吾

不復夢見周公作一句惟其久不夢見所以見得是衰義剛○不夢周公自是箇證兆如此當聖人志慮未衰天意雖定八分猶有兩分運轉故也做得周公事遂夢見之非以思慮也要之聖人精神血氣與時運相為流通到鳳不至圖不出明王不興其證兆自是恁地故文定謂春秋絶筆於獲麟為志壹則動氣意思說得也甚好但以某觀之生出一箇物事為人所斃多少是不好是亦一證兆也道夫○不是孔子衰是時世衰又曰與天地

相應若天要用孔子必不教他衰如太公武王皆八九十歲夫子七十餘想見纍垂節○夢周公忘肉味祭神如神在見得聖人眞一處理會一事便全體在這一事道夫

六章志於道

志者求知是理而期於必至之謂答潘端叔○道理也是一箇有條理底物事不是鶻淪一物如老莊所謂怳惚者志於道只是存心於所當為之理而求至於所當為之

地非是欲將此心繫在一物之上也端蒙○問尋常看據於德如何說以横渠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對曰須先得了方可守如此說時依舊認德字未著今且說只是這道理然須常常提撕令在已决定是得這物事如方獨處黙坐未曾事君親接朋友然在我者已渾全是一箇孝弟忠信底人以此做出事事親則必孝事君則必忠與朋友交則必信不待旋安排也蓋存於中之謂德見於事之謂行易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正謂以此德而見

諸事耳德成於我者我既有得於已内必定孝弟忠信斷不肯為不孝不弟不忠不信底事與道家所為養成箇嬰兒在内相似凡人欲邉事這箇人斷定不肯教自家做故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謂雖未曾説出來時存於中者已斷是如此了大必〇德是行來行去行得熟已成箇物事了惟這箇物事已得於我故孝也是這箇物事流出來做孝忠也是這箇物事流出來做忠故可據守之也這物未成就時在孝只是孝忠只是忠

惟做來做去湊足成就一箇物事則千頭萬件都只是這箇物事流出來道家所謂安養成胎蓋德是百行之胎也義剛○德是道之實仁是德之心道夫○道是日用常行合做底德是眞箇有得於己仁謂有箇安頓處季札○志於道如講學力行皆是據於德則是這箇物事已成箇胚樸子了義剛○志於道方要去做據於德則道方有歸著雖有歸著猶是在事上依於仁則德方有本領恪○志於道猶是兩件物事據於德得於己者也故可據

依於仁則是平日存主處無一念不在這裏又是據於德底骨子時舉○道者人之所共由如臣之忠子之孝只是統舉理而言德者己之所獨得如能忠能孝則是就做處言也依仁則又所行處每事不違於仁端蒙○德是逐件上理會底仁是全體大用常依靠處又曰據德是因事發見如因事父有孝事君有忠依仁是本體不可須臾離底據德如著衣喫飯依仁如鼻之呼吸氣僩○自志於道至依於仁是從麄入精自依於仁至游於藝

是自本兼末能依於仁則其游藝也蓋無一物之非仁矣因舉橫渠語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此是橫渠赤心片片說與人如荀楊何嘗有這樣說話廣○藝雖小學至依於仁既熟後所謂小學者至此方用得他夔孫○藝是小學工夫若說先後則藝為先而三者為後若說本末則三者為本而藝為末固不可徇末而忘本

習藝之功固在先游者從容潛玩之意又當在後文中子說聖人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可游也此說得好之木

八章　不憤不啓

或問反之為還以相證何也曰如易所謂原始反終者也○學者至憤悱是其心已略略通曉故聖人於此啓發之舉一隅其餘三隅須是學者自去理會舉一隅而不能以三隅反是不能自用力者夫子所以不再舉也謨○問必待誠至而後告之曰憤悱便是誠意到不憤

悱便是誠不到節

九章子食於有喪者之側

聖人之心如春夏秋冬不遽寒燠如古者喪服自始死至終喪中間節次漸漸變輕不似今人直到服滿一頓除脫了便著華采衣服賀孫○要識得聖人自然重厚不輕浮底意思時舉

十章用之則行

或問呂楊何以分别孔顏之不同也曰蓋此章猶以物

我對待而言若孔子之仕止久速則其可否之幾渾然在我而無與於物矣此章之意猶止以一已之從違而言若孔子之天下文明則風動神化有不知所以然者矣○天下於用舍甚輕沒些子緊要做用則行舍則藏如晴乾則著鞋雨下則赤脚尹氏云命不足道蓋不消言命也　植　○命是有箇必底意及不得已則委之於命　義剛　○如常人用之則行乃所願舍之則藏非所欲舍之則藏是自家命恁地不得已不柰何聖人無不得已意

思無不奈何意思何消得更言命節○到無可奈何處始言命如云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此為子服景伯說如曰有命是為彌子瑕說夔孫○不得已而安之若命固賢於世之貪冒無恥者然實未能無求之之心也如陶淵明說不要富貴能忘貧賤雖實不能忘然使為世人之所為則定不肯此其所以賢於人如顏子之安於陋巷佗那曾計校命如何僩○未說到用舍行藏處且先看箇毋意毋必底意思此是甚底心

渾然是箇天理○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比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固是大相遠但這裏面道理也自完具無欠無剩其嘗說聖人言語如荷上水珠一顆一顆圓剛義○好謀而成既謀之須是果决去做教成若徒謀而不成何益於事所謂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者也臨事而懼是臨那事時又須審一審蓋閑時已思量得都是了這懼字正如安而後能慮之慮僩

十一章富而可求也

或問令說可不可皆決於命而不以義夫聖人言義不言命則柰何其言此也曰言義而不言命聖賢之事也其或為人言則隨其高下而設教有不同者豈可以一律拘之哉故此章之意亦為中人而發耳如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者夫豈皆不言命乎魏國韓忠獻公有言貴賤貧富自有定分枉道以求徒喪所守蓋得此章之意中人以下其於義理有未能安者以是曉之庶其易知而肯信耳蘇氏之說蓋亦如此

蘇氏曰教人以勿求則人猶有可得之心特迫於聖人而止迫於聖人而止則亦有時而作矣故告之以不可求者以為高其閈閎固其扃鐍不如開門發篋而示之以無有也○此章須要仔細看富而可求也一句上面自是有虛意言而可求便是富本不可求也此章最見得聖人言語渾成氣象須要識得時舉○上句是假說之辭下句方是正意下說從吾所好便是上句執鞭之事非所好矣更味而字雖字亦字可見文勢重在下句也

荅方伯謨

## 十三章子在齊聞韶

或問十三章之文程子改三月為音字如何曰彼以一日聞樂而三月忘味聖人不當固滯如此故爾然以史記攷之則習之三月而忘肉味也旣有音字又自有三月字則非文之誤矣蘇子說亦得之蘇氏曰孔子之於樂習其音知其數得其志知其人其於文王也見其穆然而深思見其高望而遠志見其黯然而黑頎然而長

其於舜也可知是以三月而不知肉味○三月當作一點蓋是學韶樂三月耳非三月之久不知肉味也去偽○今正好看其忘肉味處這裏但見得聖人之樂如是之美聖人之心如是之誠又曰聖人聞韶須是去學學之亦須數月方熟三月大約只是言其久不成真箇九十日想韶樂之美是能感動故國語稱使童子視端而行直道夫○若說存心之切又說壞了聖人他也何嘗切切然存心要去理會這事只是心自與那道理契合只覺

得那箇好自然如此耳 僩

十四章 夫子為衛君乎

或問夫子以夷齊為賢則其不為衛君之意明矣而子貢復有怨乎之問至聞得仁之語然後知夫子之不為何耶曰夷齊之賢天下孰不知之子貢蓋不待夫子之言而知之矣然意二子雖賢而其所為或出於激發過中之行而不能無感慨不平之心則衛君之爭猶未為甚得罪於天理也故問怨乎以審其趣而夫子告之如

此則子貢之心曉然知夫二子之為是非其激發之私而無纖芥之憾矣持是心以燭乎衛君父子之間其得罪於天理而見絶於聖人尚何疑哉此其所以必再問而後知所決也○凡讓出於不得已便有怨夷齊之讓是合當恁地乃天理之當然又何怨<sub>寓</sub>○求仁而得仁此只是不傷其本心而已若伯夷叔齊而於心終不安人之心本仁纔傷著本心則便是不仁矣<sub>謨</sub>○求仁而得仁謂是合恁地若不恁地是去仁而失仁矣<sub>孫夔</sub>○諫

伐而餓固非此章本意然却是伯夷不怨底事故程子同引來說必大

十五章飯疏食飲水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流行天地之間無一處之不到無一時之或息也豈以貧富貴賤之異而有所輕重於其間哉夫子言此蓋即當時所處以明其樂之未嘗不在乎此而無所慕於彼耳且曰亦在其中則與顏子之不改者又有間矣必曰不義

而富貴視如浮雲則是以義得之者視之亦無以異於疏食飲水而其樂亦無以加爾記此者列此以繼衛君之事其亦不無意乎○樂亦在其中此樂與貧富自不相干是別有樂處如氣壯底人遇熱亦不怕遇寒亦不怕若氣虛則必為所動矣閎祖○不知那樂是樂箇甚麼物事要人識得這須是去做工夫涵養得久自然見得因言通書數句論樂處也好明道論樂處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曲肱飲水樂亦在其中觀他有甚游山

詩是甚歷次第義剛○正要理會聖人之心如何得恁地

聖人之心更無些子渣滓故我之心淘來淘去也要如

聖人之心恪○人之生各具此理但是人不見此理這

裏都黑窣窣地如猫兒狗子饑便食困便睡到富貴便

極聲色之奉一貧賤便憂愁無聊聖人則表裏精粗無

不昭徹其形骸雖是人只是一團天理所謂從心所欲

不踰矩左來右去盡是這天理如何不快活義剛○不義

而富且貴所謂富貴非指天位天職而言但言勢位奉

養之盛耳此等物若以義而得則聖人隨其所遇若固有之無鄙厭之心焉但以不義而得則不以易吾疏食水飲之樂耳 荅方伯謨

十六章 加我數年

所謂大過如當潛而不潛當見而不見是也如元亨利貞蓋大亨之中又須知利在正非正則過矣 植 易之為書大抵於盛滿時致戒康節所以見得透多以盛滿為戒 賀孫

十七章子所雅言

孔子常説教人執禮賀孫○子所雅言未及易今人便先為一種玄妙之説德明○古之學者只是習詩書禮樂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僩

十八章葉公問孔子於子路

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細看來見得聖人超出乎萬物之表寓○聖人全體至極沒那半間不界底事發憤便

忘食樂便忘憂直是恁地極至大槩聖人做事如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直是恁地燾○忘食忘憂是逐事上說一憤一樂循環代至非謂終身只此一憤一樂也荅陳安卿○觀天地之運晝夜寒暑無須臾停聖人為學亦若是從生至死只是如此無止法也僩此三句以為夫子自譽則又似自貶以為自貶則又似自譽寓○對葉公之問見其事皆造極脫然無所繫累但見義理之無窮不見歲月之有改莫我知之歎見其樂天安土

無入而不自得天人事理洞然無毫髮之間苟有一毫之私則無以窺此境之妙故曰知我者其天乎道夫○忘食忘憂便與不知肉味之意相似僩

十九章我非生而知之者

聖人看得地步廣濶自視猶有十分未全滿足處所以其言如此非全無實而但為此辭也必大

四書集義精要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集義精要卷十四至十七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王宮

# 四書集義精要卷十四

元　劉因　撰

## 論語十

### 述而下

#### 二十章子不語

或問孔子於春秋紀災變戰伐簒殺之事於易禮論鬼神者尤詳今曰不語四者何也曰聖人平日之常言蓋不及是其不得已而及之則於三者必有訓戒焉於神

則論其理以曉當日之惑非若世人之徒語而反以惑人也然其及之也亦鮮矣○鬼神聖人全不曾説這話與人這處無形無影亦自難説所謂敬鬼神而遠之只恁地説寓

二十一章三人行

聖人之學異夫常人之學才略舉其端這裏便無不昭徹然畢竟是學人若以自修為心則舉天下萬物凡有感乎前者無非足以發吾義理之正善者固可師不善

者這裏便恐懼修省恐落在裏面去是皆師也（夔孫）○才能向裏做工夫步步自點檢遇事觸物皆足為我之師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善惡皆吾師也而況於人乎○如今要緊只是箇分別是非一心之中便有是有非言語便有是有非動作便有是有非以至應接賓朋看文字都有是有非須著分別教無些子不分曉始得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且如今見人行事聽人言語便須著分別

箇是非若他做不是說不是雖不可誦言之自家是非須先明諸心始得若只管恁地鶻突不分別少間一齊衮做不好處去 賀孫

二十二章 天生德於予

或問孔子何以知天之生德於已也曰天之生我而使之氣質清明義理昭著則是生德於我矣豈其不自知哉曰子之有疑於程子之言何也曰聖賢之臨患難有為不自必之辭者有為自必之辭者隨事而發固有所

不同也為不自必之辭孔子之於公伯寮孟子之於臧倉是也其為自必之辭則孔子之於桓魋匡人是也以文考之則彼曰其如命何此曰其如予何固不同矣以事考之則寮倉之為譖愬利害不過廢興行止之間其說之行世固有是理矣聖賢豈得而自必哉至於桓魋匡人真欲加害於孔子則有以知其決無是理也故孔子皆以自必之辭處之言各有當不可以此而廢彼也曰聖人之自必如此而又微服以過宋何也曰程子論

之詳矣然按史記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之下桓魋伐其樹孔子去之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遂之鄭疑孔子既遭伐樹之厄微服而去之弟子欲其速行而孔子告以此語也蓋聖人雖知其不能害已然避患亦未嘗不深避患雖深而處之亦未嘗不閒暇也所謂並行而不悖者學者宜深玩於斯焉（闕）問孔子既如此說了又微服而過宋者乃是天理人事之交盡否曰然所謂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若知命者便立乎巖牆之下也何害却又不立而今所謂知命者只是捨命燾○問聖人既知決無可害之理而避患又必周詳謹密何耶曰患之當避自是理合如此衆人亦然不必聖人為然也答陳安卿○問集注云必不能違天害已不知當時聖人見其事勢不可害已還以理度其不能害耶曰若以勢論則害聖人甚易唯聖人自知其理有終不能害者賀孫○舜知象欲殺已而不防夫子知桓魋不能殺已而微服此兩事甚相拗故伊川

曰相類鄭○問謝氏云使其能害己亦天也楊氏亦然集注言必不能違天害己竊謂衰亂之世氣運差謬福善禍淫容或有失若天理則卓然常在如許盛德必不應殺得故伊川云聖人極能斷制以理曰伊川說是夫子正意謝楊是推說餘意亦不可不知也答鄭子上

二十三章二三子以我爲隱乎

要緊意思却在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處須去仔細認聖人無不與二三子處在那裏凡日用飲食居處之間

謂得聖人是如何自家今當如何(賀孫)○吾無隱乎爾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又曰莊子說得道體煞有妙處在坑滿坑在谷滿谷莊子不是無見只是說得來作怪昔有一僧問禪其師拈花示之云汝且道是箇什麼僧荅云花也師云吾無隱乎爾此亦不是無見只說得來粗了孔子所謂吾無隱乎爾者居鄉黨則恂恂在宗廟朝廷則便便自有許多實事(賜)

二十四章子以四教

教人之道自外約入向裏去故先文後行而忠信者又立行之方也謨○此是表裏互説在這裏不是當學文修行時不教之存忠信也教人當從外説入又云學者初來須是先與他講説不然是行箇甚麽賀孫○文行忠信是從外做向内則以學文是從内做向外聖人言此類者多要人逐處自識得銖

二十五章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

或問二十五章之說曰吳氏曾氏說亦得之吳氏曰君子蓋有賢德而又有作用者特不及聖人爾若善人則粗能嗣守成緒不至於爲惡而已非若君子之能有爲也曾氏曰當夫子時聖人固不可得而見豈無君子善人有常者乎而夫子云然者蓋其人少而思見之也及其見則又悅而進之曰君子哉若人凡此類當得意而忘言善人明乎善者也有常雖未明乎善亦必有一節終身不易者若本無一長而爲有之狀未能充實而爲

盈之狀貧約而為泰之狀此亦妄人而已矣孟子所謂雨集溝澮皆盈其涸可立而待也焉能久耶曰有無虛實約泰之分柰何曰無絶無也虛則未滿之名耳二者兼内外學之所至事之所能而言約之與泰則貧富貴賤之稱耳為之云者作為如是之形作為如是之事也為而無以繼則雖欲為有常不可得矣○聖人也只是這箇道理但理會得爛熟所以為聖義剛○如有德而無才則不能為用亦何足為君子燾○善人正如上文所

謂聖人有恒正如所謂君子然而善人有恒者皆未知學問者也僩○三者皆虛夸之事不可以久是以不能恒非謂此便是無恒也壯祖○此三病皆受於無恒之前賀孫○凡事皆是有恒方做得成最是古人斷機譬喻最切緣是斷時易接時難泳

二十六章子釣而不綱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張敬夫所論亦佳張敬夫曰聖人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也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皆是心之發也然於物也有祭祀之須有奉養賓客之用則其取之也有不得免焉於是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若夫子之不絶流不射宿則皆仁之至義之盡而天理之公也使夫子之得邦家則王政行焉鳥獸魚鼈咸若矣若窮口腹以暴天物者則固人慾之私也而異端之教遂至於禁殺茹蔬殞身飼獸而於其天性之親人倫之愛反恝然其無情也則亦豈得為天理之公哉故梁武之不以血食祀宗廟與商紂之暴殄天物事雖不同

然其咈天理以致亂亡則一而已

二十七章蓋有不知而作之者

作只是作事之作寓○知以心言得於聞見者次之謨○擇善是知上工夫從之是行上工夫多見而識之且記在這裏自是意思停蓄若見了便要擇便淺迫了知之次也知之者真知得了不消擇善而從亦不消識聞多而擇見多而識只是知之次者同上○多聞多見二字人多輕說過了將以為偶然多聞多見耳殊不知此正

是合用功處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皆欲求其多也不然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為學矣時舉○聞是聞前言往行見是見目今所為蓋卿○如今人却只要多識却無擇善一着賀孫○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須是自家本領正本領不正都沒理會若原頭正到得看那許多方有辨别如程先生與禪子讀碑云公所看都是字某所看都是理同上○讀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章云聞見亦是互相發○子張學干禄章聞主於

言見主於行然亦有聞而行者見而言者不可泥而看也時舉

二十九章仁遠乎哉

昔者忘之今忽在此知自外而至耳答李守約○才欲便是仁在這裏才覺得此心放便是心在這裏了夔孫○讀書須把自身來體取做得去方是無疑若做不去須要講論且如欲仁斯仁至如何恁地易至於顏子三月不違仁又如何其餘更不及此又怎生得恁地難論語似此

有三四處讀論語須是恁地看方得錄○人之為學也是難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論不於身心上著切體認則又無益且如說我欲仁斯仁至矣何故孔門許多弟子聖人竟不曾以仁許之雖以顏子之賢而尚違於三月之後而聖人乃曰我欲斯至盍亦於自身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其意又如何若每日如此讀書庶幾看得道理是我心而得不為徒言也祖兆○今人非不知利祿

之不可求求之必不可得及至得底皆是非用力所致然而有至終身求之而不止者如何得人皆欲仁所以後來聖賢不出盡是庸凡便是無肯欲仁者如何得箇道理使人皆好仁所以孔子謂吾未見好仁者所謂好德如好色須是真箇好德如好色時方可如今須是自於這裏著意思量道如何不欲仁却欲利禄如何不好德却只好色於此猛省恐有箇道理當

三十章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

或問諸說如何曰范氏存君臣者非是聖人盛德之至其酬酢之際從容中禮有不期然者豈以存君臣之故而後為是語哉大凡范氏於論語多此病如此則是聖人之言行皆不本於中心之不能已者而每出於有意計度之私也夫豈然哉○問昭公娶同姓之事若天王舉法則如何斷曰此非昭公故為之也當時吳盛强中國無霸主以齊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出涕而女於吳若昭公亦是藉其勢不得已之故非貪其色而然也天王

舉法則罪固不免亦須原情自有處置況不曰孟姬而曰吳孟子則昭公亦自知其非矣 浮

三十一章子與人歌而善

或問三十一章之說所謂聖人謙遜審密不掩人善何以言之也曰聖人天縱多能其於小藝不待取於人而後足而必欲得其詳如此其謙遜審密可知也然若不俟其曲終而遽和之則亦幾於伐已之能以掩彼之善矣故必俟其曲終以盡見其首尾節奏之善然後人復

歌而始和之則既不失其與人為善之意而又不掩其善也然此亦聖人動容周旋自然中禮非有意於為之也抑又見其從容不迫不輕信而易説之意耳○反之猶言從頭再起也答潘坦翁○今世間人與那人説話那人正説得好自家便從中截斷如云已自理會得不消説之類以此類看聖人是甚氣象與人歌且教他自歌一終了方合再歌而後和之不於初歌便和恐混雜他不盡其意此見聖人與人為善賀孫○問此章伊川解歌必

全章也與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同曰嘗謂此章見聖人謙退詳審不掩人善之意乃為盡其曲折伊川但言其不從中間一截和起耳雖亦是一意思然恐未盡答潘端叔

三十二章文莫吾猶人也

或問三十二章之說曰此其文義集註備矣若其所以然者則未可以一言盡也蓋於文言其可以及人足見其不難繼之意言其不能過人又見其不必工之意且

合而觀之又見其雖不讓其能而亦不失其謙也於行言其未之有得則見其實之難焉見其必以得為效焉見其汲汲於此而不敢有毫髮自足之心焉一言之中而旨意反復更出互見曲折淵永至於如此非聖人而能若是哉缺名○莫是疑辭猶今人云莫是如此謨

三十三章若聖與仁

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言正是弟子不能學處義剛○為之畢竟是為箇甚麽誨人畢竟是以甚麽物事誨人這便

知得是爲之是爲仁聖之道誨人是以仁聖之道誨人又謙之謙也至於事父兄公卿一節則又謙謙之謙也葢聖人只見義理無窮而自己有未到處是以其言每下而益見其高也答陳安卿

同上○不居仁聖已爲謙矣以學不厭誨不倦爲無有又謙之謙也至於事父兄公卿一節則又謙謙之謙也

三十四章子疾病

或問行禱五祀著於禮經今子路請之而夫子不從何也曰以理言之則聖人之言盡矣諸家之說當矣以事

言之則禱者臣子至情迫切之所為非病者之所與聞也病而與聞乎禱則是不安其死而諂於鬼神以苟須臾之生君子豈為是哉曰然則聖人之言乃不及此而直以為無事於禱何也曰是蓋有難言者然以理言則既兼舉之矣蓋祈禱卜筮之屬皆聖人之所作至於夫子而後教人一決諸理而不屑於冥漠不可知之間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為備觀諸易之十翼可以見矣○子路若不當請聖人何不直拒之乃問有諸何也

蓋夫子疑子路禱之非正故以有諸叩之及子路舉誄聖人知非淫祀乃云我無所事禱時舉○子曰有諸聖人不直截截他待子路説了然後從容和緩答他令人才到請禱處便截了聖人皆不如此使反之而後和之亦然同上○禱爾於上下神祇只是引此古語以明有禱之理非謂欲禱於皇天后土也答陳安卿○禱久一句語意深厚聖人氣象與天人之分自求多福之意皆可見答陳允夫○問禱久一句乃聖人自語也聖人之意豈自謂我未

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哉曰聖人固有不居其聖時節又有直截擔當無所推讓時節如天生德於予未喪斯文之類蓋誠有不可掩者答陳安卿○問注下是兩箇意思模樣曰是但士喪禮那一意卻只是箇小意思義剛○今自是無所可禱如儀禮五祀之類今人尋常皆不曾祀又尋常動是越祭於小小神物必以為祭之無益其向為郡禱旱時如舊例醮祭之類皆嘗至誠為之但才見張天師心下便不信了必大

三十五章奢則不孫

問不孫曰才奢便是不孫他自是不斂戢也缺名○張敬夫解奢則不孫聖人斯言非勉學者為儉而已曰聖人深惡奢之為害而寧取夫儉之失焉則所以勉學者之為儉其意切矣今為此說是又欲求高於聖人而不知其言之過心之病也温公謂揚子作太玄本以明易非敢别為一書以與易競今讀此書雖名為說論語者然攷其實則幾欲與論語為競矣鄙意於此深所未安不

識高明以為如何與張敬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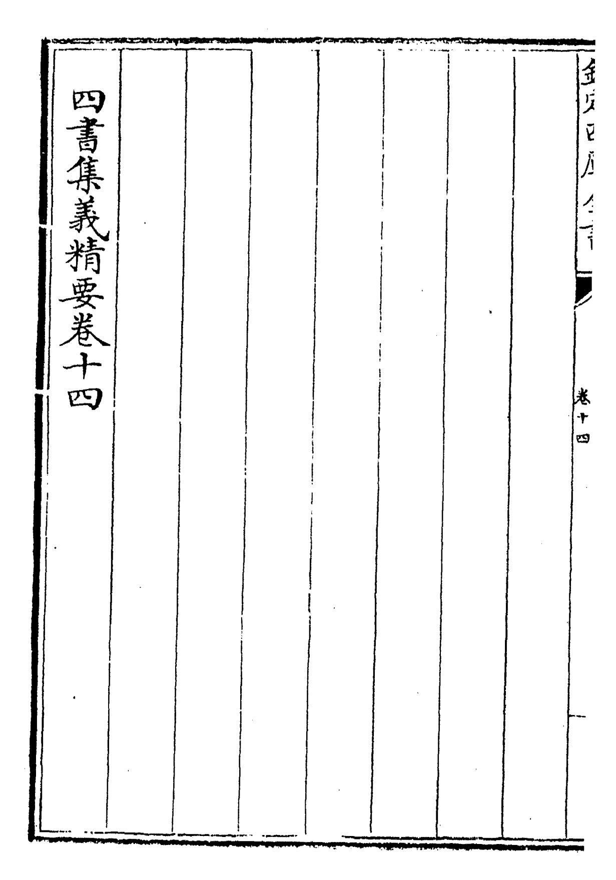
三十六章君子坦蕩蕩

問坦蕩蕩坦蕩蕩字只相連俱就氣象說只是胸懷平坦寛廣否抑坦字就理說由循理平坦然後胸懷寛廣也曰只合連說看下文對句可見答陳安卿

三十七章子溫而厲

曰溫曰威曰恭三字是主曰厲曰不猛曰安是帶說上下二句易理會且看聖人威底氣象是如何蓋聖人德

盛自然威嚴賀孫○聖人固是自然學者便須舉偏補獘如舜命教胄子臯陶陳九徳可見夔孫○問張子云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曰恭而安如何學得成安便不恭恭便不安這箇使力不得只是養底工夫如煉丹火氣已足更不用添炭只以暖氣養教成就耳明作○問横渠只是硬把捉故不安否曰他只是學箇恭自驗見不曾熟不是學箇恭又學箇安賀孫



四書集義精要卷十四

四書集義精要卷十五　　元　劉因　撰

論語十一

泰伯上

首章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或問曰何以言三讓之為固讓之也曰古人辭讓以三為節一辭為禮辭再辭為固辭三辭為終辭故古註至是但言三讓而不解其目也今必求其事以實之則亦

無所據矣曰何以言其讓於隱微之中也曰泰伯之讓無揖遜授受之跡人但見其逃去不返而已不知其讓也知其讓者見其讓國而已而不知所以使文武有天下者實由於此則是以天下讓也曰其為至德何也曰讓之為德既美矣至於三則其讓成矣以天下讓則其所讓大矣而又能隱晦其迹使民無得而稱焉則其讓也非有為名之累矣此其德所以為至極而不可以有加也曰太王有廢長立少之意非禮也泰伯又探其邪

志而成之至於父死不赴傷毀髮膚皆非賢者之事就使必於讓國而為之則亦過而不合於中庸之德也其為至德何耶曰太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為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愛憎之間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而不為狷王季受之而不為貪父死不赴傷毀髮膚而不為不孝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為至德也與曾隱公吳季子之事蓋不同矣曰逃去可矣何必斷髮文身哉曰先儒論之多矣蘇氏以為讓國盛

德之事矣然存其實而取其名者亂之所由起故泰伯爲此所以使名實俱亡而亂不作也此以利害言之故不足以得聖賢之心而其弟黄門又曰子貢言泰伯端委以治吳則固未嘗斷髮文身也且漢東海王以天下授顯宗唐宋王成器以天下授玄宗皆兄弟終身無間言何必斷髮文身哉此引子貢之言則其事故有不可考者然以漢唐二事例之則亦未足以盡聖賢之心也蓋使王季之心但如顯宗玄宗則可若有叔齊之義則

亦不能以一朝居矣使泰伯而不有以深自絶焉則亦何以必致國於王季而安其位哉然顯宗玄宗之心其厚薄又自不同也○至德論語有二一為文王而發則是對武王誓師而言一為泰伯而發則是對太王翦商而言若論其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為獨全其心表裏無憾也不然則何以有武未盡善之歎且以夷齊為得仁耶答楊志仁○若論有

德者興無德者亡則天命已去人心已離便當有革命之事畢竟人之大倫聖人切要守得這箇看聖人反復歎詠泰伯及文王事而於武曰未盡善皆是微意夔孫〇泰伯夷齊之事天地之常經而太王武王之事古今之通義但其間不無高下爾若如蘇氏譏武王非聖人則非矣於此二者中須見得道並行而不悖處乃善銖〇至德是就民無得而稱焉處見令人都不去看這一句夫子只說至德一句便了何必更下此六字當仔細看

這一句煞有意思義剛○令人才有些子讓便惟恐人之不知同上○問事之難處有甚馬何也曰夷齊處君臣之間道不合則去泰伯處父子之際又不可露形跡只得不分明去此不是言如夷齊讓國事蓋謂與夷齊諫伐之心同耳鈇○問太王翦商只是曾頌推本之辭令遂據以為說可否曰若是推本不應下實始翦商賀孫○太王翦商是周人如此說若無此事他豈肯誣其祖義剛○問當時商室雖衰天命時勢猶未也太王乃萌是心畢

睨於其下豈得不謂之邪心泰伯固讓爲成父之邪志且自潔其身而以所不欲者推之後人何以爲至德曰翦商乃詩語不從亦是左氏所記當時必有所據看書中說太王肇基王迹中庸言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則可見矣此聖賢處事之變不可拘以常法而泰伯之讓則是守常而不欲承當此事者也答陳安卿○左傳謂泰伯不從是以不嗣即是不從太王翦商事耳僩○問太王方為狄人所侵不得已而遷岐當時國勢尚弱如

何便有意於取天下曰觀其初遷底規模便自不同規模便才立便强大如文王伐崇伐密氣象亦可見然文王猶服事商所以為至德○公劉時得一邑做得盛到太王被狄人苦楚時又衰了太王又旋來那岐山下做起家計但岐山下却是箇商經理不到處亦是空地當時亦也只是一片荒凉之所故他去那裏輯理起來義剛

二章恭而無禮

禮只是理只是看合當恁地不恁地若不要恭後却要

去恭則必勞若合當謹后謹則不葸若合當勇后勇則不亂若不當直後却須要直便是絞義剛○絞如繩兩頭絞得緊都不寛舒則有證父攘羊之事矣之末○横渠説葢以有禮篤親不遺故舊在先則不勞葸亂絞與興仁不偷之效在後耳要之合分為二章上同

三章曾子有疾

或問楊氏以易簀為死生無變於已者諸説之所不及不其至乎曰昔晁詹事嘗問此義於程子程子曰禮也

晁氏曰今人蔽於老佛之說則不謂之禮而謂之達矣程子然之不知楊氏於此其果以禮為重乎以達為重乎是未可知也○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乃敬之法此心不存則常昏矣今有人昏睡者遇有痛痒則蹶然而醒蓋心所不能已則自不至於忘也洽○這箇身已直是頃刻不可不戒慎恐懼如所謂孝非止是尋常奉事而已當念慮之微有毫髮差錯便是悖禮傷道便是不孝只看一日之間内而思慮外而應接事物

是多多少少這箇心略不點檢便差失了看世間是多少事至危者無如人之心所以曾子常常恁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賀孫

○張敬夫解形體且不可傷則其天性可得而傷乎曰此亦過高之說非曾子之本指也且當發明本文之意使學者深思保其形體之不易而盡心焉是則曾子所為丁寧之意且天性亦豈有可傷之理乎 與張敬夫

四章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或問此章之說曰胡氏所考曾子之事則善胡氏曰曾子之疾見於此者二而見於檀弓者一愚嘗考其事之先後竊意此章最先前章次之而易簀之事最在其後乃垂絶時語也當是時也氣息奄奄僅在而聲為律身為度心即理理即心其視死生猶晝夜然夫豈異教坐亡幻語不誠不敬者之所可彷彿學者誠能盡心於此則可以不惑於彼也○正顔色若要相似說合當著得箇遠虛偽矣動出都說自然惟正字却似方整頓底意

思蓋縁是正顔色亦有假做恁地内實不然者若容貌之動辭氣之出却容偽不得賀孫○暴是粗厲慢是放肆蓋人之容貌少得和平不暴則慢暴是剛者之過慢是寛柔者之過鄙是凡淺倍是背理令人之議論有見得雖無甚差錯只是淺近者此是鄙又有說得甚高而實背於理者此是倍不可不辨也時舉○人之容貌只有一箇暴慢雖淺深不同暴慢則一如人狠戾固是暴稍不温恭亦是暴如人倨肆固是慢稍或怠緩亦是慢信實

也正顔色便須近實鄙便是說一樣畢底說話倍是逆理辭氣只有此二者文蔚○這三字雖不是做工夫底字然便是做工夫處正如著衣喫飯其著其喫雖不是做工夫然便是做工夫處此意所爭只是絲髪之間要人自體認得舊來解以為效驗語似有病故改從今說蓋若專以為平日莊敬持養方能如此則不成未莊敬持養底人便不要遠暴慢近信遠鄙倍便是舊說效驗字太深有病僩○問若未至此如何用工曰只是就容貌

辭色之間用工更無别法但上面臨時可做下面臨時做不得須是熟然後能如此淳○遠便是無復有這氣象寓○三者道之得於身者也所謂本也文集○以道言之固不可謂此為道彼為非道然而所貴在此則所賤在彼矣其本在此則其末在彼矣人傑○籩豆之事亦非全不理會也但所重不在此耳田子方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之説固美但君不曉樂則如何知其人之可仕不可仕耶不曉籩豆如何能任有司義剛○籩豆之事雖亦

莫非道之所在然須先擇其切己者為之如有關雎麟趾之意便可行周官法度以籩豆之事告孟敬子必其所為有以煩碎為務者（諛）令人講明制度名器皆是當然非不是學但是於自己身上大處却不曾理會何貴於學之（謙之）集註中修身之要為政之本二句最宜玩味（答李時可）

五章（以能問於不能）

或問能矣而問於不能多矣而問於寡不幾於巧偽近

名乎曰愚嘗聞之於師矣曰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不盡故雖能而肯問於不能雖多而肯問於寡以求盡乎義理之無窮者而已非挾其能而故問也但自他人觀之則見其如此耳謝說意蓋如此而洪氏曰吾固能矣然豈不猶有所不能彼固不能矣然或不能此而能於彼也吾固多矣然豈不猶有所闕彼固寡矣然或失於此而得於彼也是以下問而不以為難亦此意也曰孟子三自反不如顏氏之不校信乎曰孟子

所言學者反身修德之事若顏子則心理渾然不待自反物我一致不見可校者也二者優劣固不待言而喻矣然自學者觀之則隨其所至之深淺而用力各有所當不可以此廢彼而反陷於躐等之失也曰有謂犯而不校非特自反且有包之之意焉有彼之之意焉有愧之之意焉莫非理也其說然乎曰夫犯而不校固不待於自反令曰非特自反則既失之矣且其所謂包之者驕也彼之者狹也愧之者薄也是豈顏子之心哉曰吳

氏曰子貢多聞故於顔子見其聞一知十曾子力行故又見其如此信乎其優入聖域也如何曰即其言足以見三子之氣象亦善言也○想是顔子自覺得有未能處但不比常人十事曉得九事那一事便不肯問人觀顔子說毋伐善毋施勞則他也是把此一件做工夫義剛○見得顔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不是故意姑且如此始有進步處耳答汪長孺○不與人校强弱勝負道我勝爾負我强爾弱𥳑○不是著意去容他亦不是因

他犯而遂去自反蓋其所存者廣大故人有小小觸犯處自不覺得（時舉）○他力量大犯者如蚊蝱一般如汪汪萬頃之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南升）○問若常持不校之心如何曰此只看一箇公私大小故伊川云有當校者順理而已（方子）○問幾於無我曰聖人則全是無我若顔子却但是不以我去壓人却尚有箇人與我相對在聖人便和人我都無了（義剛）○顔子正在著力不著力之間就從事上看便分明（答陳安卿）

六章可以託六尺之孤

命只是命令之命（恪）可以二字猶以其才言不可奪處乃見其節重處正在此也（答潘端叔）才節兼全方謂之君子若無其才而徒有其節雖死何益如受人託孤之責自家雖無欺之之心却被別人欺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託矣如受人百里之寄自家雖無竊之之心却被別人竊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寄矣自家徒能臨大節而不可奪却不能了得他事雖能

死也只是箇枉死漢濟得甚事如晉之荀息是也所謂君子者豈是斂手並脚底村人耶故伊川説君子者才德出衆之名孔子曰君子不器既曰君子須是事事理會得方可若但有節而無才也喚做好人只是不濟得事耳僩○有猷有為有守託孤寄命是有猷有為臨大節而不可奪却是有守霍光能有猷有為矣只是無所守如許后之事則大節已奪了恪○此事惟諸葛亮能之夔孫○聖人言語自渾全温厚如此章及後章語見得

曾子直是峻厲淳

七章士不可以不弘毅

弘是開濶周遍夔孫○弘非止是容物乃容得衆理耳今之學者執德不弘才得些子道理便自足他說更入不得如此則滯於一隅如何得弘如何勝得重任耶謙之

道理自是箇大底物事無所不備無所不包不大著心如何䏻載得起若才小著這心便容兩箇不得心裏便只著得一箇這兩箇便相阻礙在這裏道理也只著得

一說事事都只著得一邊任重是擔子重非如任天下之任僩○毅是立脚處堅忍强厲擔負得去底意思叔御○毅是忍耐持守著力去做義剛○須是認得箇仁又將身體驗之方真箇知得這擔子重令自家全不曾擔著如何知得他重所以學不貴徒說須要實去體而行之方知僩○弘而不毅雖能勝得重任却恐去前面倒了時舉○程子所云無規矩是說目今難立是說後來必大

四書集義精要卷十五

四書集義精要卷十六

元 劉因 撰

論語十二

泰伯下

八章興於詩

只是這一心更無他說興於詩興此心也立於禮立此心也成於樂成此心也僩○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聖人做出這一件物事使學者聞之自然歡喜情願上這

一條路去四面八方攛掇他去這路上行廣○樂者能動蕩人之血氣使人有些小不善之意都著不得便純是天理此謂成於樂譬如人之服藥初時一向服了服之既久則耳聰目明各自得力此興詩立禮成樂所以有先後也時舉○渣滓是他勉强用力不出於自然而不安於為之之意聞樂則可以融化了義剛○後世去古既遠禮樂蕩然所謂成於樂者固不可得然讀書理會道理只管將來涵泳到浹洽貫通熟處亦有此意思賀孫○

今豈特詩樂無禮也無而今只有義理在且講究分別是非邪正到感慨處必能興起其善心懲創其惡志便是興於詩之功涵養德性無斯須不和不樂便是成於樂之功如禮古人這身都只在禮之中都不由得自家今既無之只得硬做些規矩自恁地收斂僩

九章民可使由之

或問子謂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者何也曰理之所當然者所謂民之秉彜百

姓所日用者也聖人之為禮樂刑政皆所以使民由之也其所以然則莫不原於天命之性雖學者有未易得聞者而況於庶民乎其曰不可使知之蓋不得使之知非不使之知也○問不可使知之曰不是愚黔首是不可得而使之知也呂氏謂知之未至適所以啟機心而生惑志說得是淳○由之而不知不害其為循理及其自覺此理而知之則沛然矣必使之知則人求知之心勝而由之不安甚者遂不復由而惟知之為務其害豈

可勝言釋氏之學是也大抵由之而自知則隨其淺深自有安處使之知則知之必不至至者亦過之而與不及者無以異此機心惑志所以生也機心惑志正謂見得一斑半點而鑿知自私之流也答范伯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聖人只使得人孝足矣使得人弟足矣却無緣又上門逐箇與他解說所以當孝者是如何所以當弟者是如何頃年張子韶之論以為當事親便當體認取那事親者是何物方識得所謂仁當事兄便當體

認取那事凡者是何物方識得所謂義某嘗說若如此則前面方推此心去事親隨手又便去背後尋摸取這箇仁前面方推此心去事凡隨手又便著一心去尋摸取這箇義則是二心矣禪家便是如此其為說曰立地便要你究得坐地便要你究得他所以撑眉努眼使棒使喝都是立地便拶教爾承當識認取所以謂之禪機若必欲使民知之少間便有這般病某嘗舉子韶之說以問李先生曰當事親便要體認取箇仁當事凡便要

體認取箇義如此則事親事兄却是沒緊要底事且姑借此來體認取箇仁義耳李先生笑曰不然公看得好
或問上蔡愛說覺字便是有此病了曰然張子韶初間便是上蔡之說只是後來又展上蔡之說說得來放肆無收煞爾或曰南軒初間也有以覺訓仁之病曰大槩都是自上蔡處來又曰呂氏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云不可使知非以愚民蓋知之不至適以起機心而生惑志也看來此說亦自好所謂機心便是張子韶與

禪機之說方纔做這事便又使此心去體認少間便啓人機心只是聖人說此語時却未有此意在向姑舉之

或問不欲附集註或曰王介甫以為不可使知蓋聖人愚民之意曰申韓黄老之說便是此意以為聖人置這許多仁義禮樂都是殃及人淮南子有一段說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謂臣殺主下伐上吾恐用兵不已爭鬬不已為之奈何太公善王之問教之以繁文滋禮以持天下如為三年之喪令類不畜厚葬久喪以亶

其意大槩說使人行三年之喪庶幾生子少免得人多為亂之意厚葬久喪可以破產免得人富以啟亂之意都是這般無稽之談<sub>僩</sub>

十章<sub>好勇疾貧</sub>

或問十章之說曰胡氏上句小異然亦可取胡氏曰好勇而不疾貧則不肯為亂疾貧而不好勇則不能為亂自古亂民皆其材力出衆而迫於飢寒者也為人上者其可不思制其產厚其生乎抑學者不幸而好勇又不

幸而貧苟無道以持之自行一不義取非其有日長月滋其不流於跖也幾希此又學者所當自警也○不仁之人不能容之亦必致亂如東漢之黨錮泳

十一章如有周公之才之美

驕吝是挾其所有以誇其所無挾其所有是吝誇其所無是驕僩○如人曉些文義後吝惜不肯與人說便是要去驕人非驕無所用其吝非吝則無以為驕僩○吝之所有乃驕之所恃也故驕而不吝無以保其驕吝而

不驕無所用其吝此盈於虛者所以必歉於實而歉於實者所以必盈於虛也答李守約○驕與吝只一般病驕是放出底吝吝是不放出底驕如人病寒熱熱發出在外似驕寒包縮在内是吝寓○驕吝之義亦因見人有如此之弊故微發之答潘恭叔○聖人只是平說云如有周公之才之美而有驕吝也連他才美壞了況無周公之才而驕吝者乎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至於程子云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與其所說驕吝相為根本枝葉此又

是發餘意解者須先說得正意分曉然後却說此方得賀孫

○才德語自不同如說才難便是那有德底才如周公之才之美便是有才更要有德義剛

十二章三年學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以穀為祿上章論疾貧驕吝之失下章記去就出處之方在位謀政之事亦一類也○此處解不行作志則略通又曰說不行處不如莫解解便不好淳

## 十三章篤信好學

或問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何也曰此言人當篤於信道而又好學以明乎善然後能守死以善其道也善道猶工欲善其事之善守死善道言寧死而不為不善以害其道也其曰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何也曰雖曰篤信而未能至死不變則其信亦不篤矣雖曰好學而不能推以善道則其學亦無用矣○篤信是信得牢固不走作耳答陳安卿○守死是以死自守答石子重○凡

古之隱者非可以一律觀有可以時之所遇而觀之者有可以其才德之高下而觀之者若長沮桀溺之徒有長往而不返之意然使天下有道而出計亦無可施設也只是獨善其身如老莊之徒而已大抵天下有道而見不必待其十分太平然後出無道而隱亦不必待其十分大亂然后隱天下有道譬天之將曉雖未甚明然自此向明矣不可不出為之用天下無道如天之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而向暗矣知其後必不可支故亦須

見幾而作可也 時舉

十四章 不在其位

或問十四章之說曰夫子之言不在此位不謀此政當知左右前後上下之間各有分守皆不可以相踰胡氏所論亦其一事今附於此胡氏曰東漢季年黨錮禍起潁川杜密去官家居每謁守令多所請託而同郡劉勝亦自蜀還閉門掃軌太守王昱見杜密獨稱季陵清高以譏之密謂昱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知善不薦

見惡不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乃罪人也今密舉志義力行之賢糾違道失節之士使明府賞罰得中令問休暢不亦萬之一乎昱乃慚服以愚觀之昱從善服義固不可訾若密之為是代昱行事也不在其位而謀其政大槩如此黨錮諸賢多蹈此失可不戒哉○尉不可以謀簿事蓋少不守分限即是侵人疆界矣況田野之人謀朝廷之政乎大雅

十五章師摯之始

問關雎之亂何以爲樂之卒章曰關雎全篇皆是亂其初必是已作樂只無此辭到此處便是淳○關雎之亂亂者樂之卒章故楚辭有亂曰是也前面雖更有但今不可攷耳南升

十六章狂而不直

狂亦進取之狂必大○問侗倥曰此亦因舊說以字義音韻推之恐或然耳不須苦推究也答陳安卿

十七章學如不及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譬如捉賊相似須是著氣力精神千方百計去趕捉他如此猶恐不獲今却只在此安坐熟視他不管他如何奈得他何只是恢時起來行得三兩步懶時又坐恁地如何做得事成

十八章 巍巍乎

或問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一以為不與治一以為不與求子之說不同何也曰如前說則有宜為治矣如後說則有宜為得矣今曰有而不與則愚說雖陋恐或得

其文意也○巍巍是至高底意思且如大凡人有得些小物事便覺累其心令富有天下一似不曾有相似豈不是高恪○令人才富貴便被他勾惹此乃是為物所役是他自卑了若舜禹直是高所謂首出庶物故夫子稱其巍巍時舉○不與言天下自是天下我事自是我事不被那天下來移著義剛

十九章大哉堯之為君也

非惟蕩蕩無能名也亦有巍巍之成功可見又有煥乎

之文章可觀謨

二十章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或問舜之臣衆矣而獨稱五人何也曰舜之天下之所以治者以此五人而已故孟子亦獨稱之他人不得而與也曰文王服事商則善矣然以諸侯而有天下之大半得為順乎曰胡氏嘗言之矣胡氏曰孔子稱武王周公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蓋文王受命作周大統未集武王嗣為西伯又十二年而紂益不悛於是武王順

天應人繼志述事一服戎衣天下大定此文武之實也而論者乃謂文王無意於伐紂獨武王行之此攷之不詳也夫文武之間三分天下既有其二以加倍之力可取而不取猶北面守臣節此周之德所以為至德也言周則文武兼舉矣誠使仲尼有取文取武之意曷不曰文王之德以白之乎誠使文王無廣周於天下之心曷不專守分地而取其三分之二乎聖人之動莫非天理當文王時商歷未終文王安得而取之及武王時受罪

貫盈武王安得而不取向若文王享堯舜之壽則夫三分之一亦不待用師而服矣○問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文王更在十三四年將終事紂乎抑為武王牧野之舉乎曰看文王亦不是安坐不做事底人如詩中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武功皆是文王做來詩載文王武功却少但卒其伐功耳觀文王一時氣勢如此度必不終竟休了一似果實文王待他十分黄熟自落下來武王却似生拍破一

般寓○問使文王不死數年天下必盡服不待武王征伐而天下自歸之矣曰自家心如何測度得聖人之心孟子曰取之而燕民不悦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聖人已說底話尚未理會得况聖人未做底事如何測度得後再有問者乃曰若紂之惡極文王未死也只得征伐救民僩○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茲其所以為至德也答范伯崇○三分天下有其二若非文王亦須取了孔子稱至德只二人皆可

為而不為者也 璘

二十一章 禹吾無間然矣

問胡氏說禹以鯀殛死而不忍享天下之奉如何曰聖人自是薄於奉己而重於宗廟朝廷之事若只恁地說則較狹了 義剛

四書集義精要卷十六

# 四書集義精要卷十七

元 劉因 撰

## 論語十三

### 子罕上

首章子罕言

罕言者不是不言又不可多言罕言之耳恪○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仁之理至大數言之不惟使人躐等

亦使人有玩之之心蓋舉口便說仁人便自不把當事了時舉

二章達巷黨人曰

黨人之言至為淺近然自察邇言者觀之則於此便見聖人道德純備不可以一善名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而其所以然者聖人有所不知也答范伯崇

三章麻冕禮也

三十升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極細闕

四章子絕四

或問四者之說其詳奈何曰無意者渾然天理不任私意也無必者隨事順理不先期必也無固者過而不留無所凝滯也無我者大同於物不私一身也○意者有我之端我則意之效先立是意要如此而為之然後有必有固而一向要每事皆已出也聖人作事初無私意或為或不為不在已意而惟理之是從又何必固有我哉力行○凡人做事必先起意不問理之是非必期欲事

成而已事既成是非得失已定又復執滯不化是謂固三者只成就得一箇我及至我之根源愈大少間三者又這裏生正如元亨利貞循環不已僩○意是發意要如此必是先事而期必固是事過而執滯到我便是但知有我不知有人必之時淺固之時長譬如士人赴試須要必得到揭榜後便已必不得了但得則喜喜不能得化不得則慍慍亦不能得化以此知固時久也意是始我是終必固在中間亦是一節重似一節也又云言

必信行必果言自合信行自合果何待安排纔有心去必他便是不活便不能久矣又云意是絲毫我是成一山岳也時舉○問我是有人已之私否曰人自是人已自是已不必把人對說我只是任已私做去便於我則做不便於我則不做只管就已上較計利害與人何相關人多要人我合一人我如何合得呂銘曰立已與物私為町畦他們都說人已合一克已只是克去已私如何便說到人已為一處物我自是有等差只是仁者做得

在這裏要得人也如此便推去及人所以親親仁民愛物人我只是理一分自不同淳○問四者有一焉似可疑曰人之為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不能化去者若曰絶私意則四者皆無則曰子絶一便得何用更言絶四以此知四者又各是一病也時舉○無意必固我而凝然中立者中也端蒙

五章子畏於匡

言在兹便是天未喪斯文淳○問文即道否曰道安得

有喪未喪文亦先王之禮文葢古之聖人既竭心思焉將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故常恐其喪失而不可攷大雅○後死者是對上文文王言之猶曰未亡人
譜

六章太宰問於子貢

或問何以言太宰或吳或宋也曰當時惟二國有是官也鄭氏以為吳而邢疏曰左傳魯哀公會于槖皐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使子貢辭焉子貢又嘗適吳此鄭氏所據也洪氏曰宋太宰也列子稱商太宰見孔子曰

丘聖者與宋商後又都商丘是也二說不同未知孰是故兩存之但列子多寓言恐或不足據也○太宰知我乎以下煞有曲折意思聖人不直謂太宰不足以知我只說太宰也知我這便見聖人待人恁地温厚義剛○天放縱聖人做得恁地不去限量他問如此愚不肖是天限量之乎曰看氣象亦是天限量他一般如這道理聖人知得盡愚不肖要增進一分不得硬拘定在這裏寓

○聖人本領大故雖是材藝他做得自别只且如禮

聖人動容周旋俯仰升降自是與他人不同如射亦然
天生聖人氣稟清明自與人不同列子言力能拓關雖
未可信然要之聖人本領大後事事做得出來自別錄
○太宰所云是以多能為聖也子貢所對是以多能為
餘事也夫子所言是以聖為不在於多能也三者之說
不同若要形容聖人地位則子貢之言為盡蓋聖人主
於德固不在多能然聖人未有不多能者夫子以多能
不可以律人故言君子不多見尚德不尚藝之意其實

聖人未嘗不多能也植○將殆也殆庶幾也如而今云將次泳○鄙事雖云瑣屑然孰非天理之流行者但此理既得自然不習而無不能爾故孔子自謂多能鄙事但以學者不當自是以求之故又曰不多也今欲務於強記多能固非所以為學然事物之間分別太甚則有修飭邊幅簡忽細故之病又非所以求盡心也鵌○問不試故藝曰想聖人事事能之如舜少年耕稼陶漁都吏歷過所以都曉得而今人事事都不會最急者是禮

樂樂固不可識只日用常行吉凶之禮亦皆不曾講得

闕

七章吾有知乎哉

無知者聖人之謙辭叩其兩端而竭焉言已雖無知而於告人不敢不盡大凡聖人氣象只是如此著實自然見得初無世俗許多玄妙虛浮之說也叩兩端或謂只舉兩端教人默識取中間底此又近世禪學之餘三代以前風俗淳厚亦未有此等險薄浮誕意思也答江德功

空空鄙夫空空非是孔子空空大雅○兩端言徹頭徹尾都盡也如樊遲問仁曰愛人問知曰知人推而遠之亦無不盡端蒙○凡聖人謙辭未有無因而發者此上必有說而記之不全自今觀之無故說謙話便似要人知者然僩○問程子所分聖賢之言其地位當如此耶曰地位當如此也聖人極其高人疑之以為非我所能及若更不如此俯就則人愈畏憚而不敢進若孟子雖已見到至處畢竟不似聖人熟人不能不疑其所未至若不

引而自高則人必以為淺近而不足為孟子人皆以為迂濶把他無用了若孟子遂亦自謂我誠迂濶安能行所以與人辨爭亦非欲人之尊己也但欲其知斯道之大庶幾使人竦動而警覺爾非程子見得透安敢鑿空如此說同上

八章 鳳鳥不至

時君不能用聖人聖人亦未甞有心逆料人君能用我與否如此即薄矣後來說吾不復夢見周公與鳳鳥不

至吾已矣夫時聖人亦自知其不可爲矣廣

九章子見齊衰者

作與趨皆是敬然敬心之所由發則不同見冕衣裳者敬心生焉而因用其敬見齊衰者與瞽者則哀矜之心動於中而自加敬也吕刑所謂哀敬折獄正是此意蓋卿

十章顔淵喟然

喟然歎處是顔子見得未定只見得一箇大物事後奈不何節○高堅前後如於道理上才著緊又蹉過放緩

又不及如聖人平日只論大經大法又却有時而應變達權方看其應變達權又却未嘗離大經大法可仕而仕學其仕時又却有時而不仕可止而止學其止時又却有時而不止無可無不可學其不可又却有時而可學其可又却有時而不可終不似事事自然中道又曰卓爾是聖人大本立於此以酬酢萬變處廣○卓爾即前日高堅前後者看得確定卓然爾如巍巍高者令全體分明卓然在目中無有遺遁節會堅底令皆融泮自

成條理卓然森列於中不容紊亂前後捉摸兩不定者今則前者灼見其卓然在前不可移於後後者灼見其卓然在後不可移於前非高堅前後之外別有所謂卓爾者也前後只是恍惚不可認定處將以前者爲是耶忽又有在後者焉答陳安卿○卓爾只是見得比之舊時親切不似向來無捉摸處答廖子晦○曰如有所立則是真見得分明燾○仰鑽瞻忽是一闕如有所立卓爾處是一闕植○顔子初見聖人之道廣大如此欲向前求之轉

覺無下手處退而求之則見聖人所以循循然善誘人者不過博文約禮於是就此處竭力求之而所見始親切的當如有所立卓爾在前而自歎其峻絶著力不得也銖○高堅前後者顔子始時之所見也博文約禮者中間用力之方也欲罷不能以後者後來得力之效驗也答廖子晦○此章要緊在循循然以下三句賀孫○問程子著力不得之説曰在熟之而已且如熟還可著力否直待自熟洽

十一章子疾病

或問十一章之說曰胡氏言之為詳胡氏曰此必夫子失司寇之後未致其事之前也若夢奠則子路死於衛久矣大夫老而致事後得從其列無家臣者無禄故也孔子初未嘗知為臣之事而曰吾誰欺者引咎歸己以深責子路也或曰如使夫子疾病不間非禮之臣遂以奉終豈不仰累聖德乎曰夫子倘至大故耳目所接有與必遂正之矣聖人病則不能無若其方寸決不以病

而憒也○久矣哉是指從來而言廣○子路使門人為臣此等事未有不好亦未為欺天但子路見不透却把做好事去做了不知其實却不是了燾

十二章有美玉於斯

問哉疑辭也令集註直曰固當賣之不為疑辭何也曰哉本歎辭其或為疑辭者亦歎以疑之也此言沽之哉而繼以待價則不得為疑辭矣答李守約

十三章子欲居九夷

或問九夷之說曰邢以為九夷蓋玄菟樂浪高麗之屬而胡氏亦曰君子指箕子也箕子居於遼東九夷之地其教條風俗至漢猶存夫子之時又當純固此說蓋出於班固然恐非聖人之本意也若洪氏則又以為書有淮夷徐戎蓋徐州莒魯之間有東夷雜居中國者亦未詳孰是也〇後世只管說當時人君不能用聖人不知亦用不得每國有世臣把住了如魯三桓齊田氏晉六卿比比皆然如何容外人插手 雉 〇或言九夷尚可化

何故不化中國曰當時中國未嘗不被聖人之化但時君不用不得行其道耳答石子重

十四章吾自衛反魯

或問十四章之説曰洪氏言之矣洪氏曰季札觀樂以小雅為周衰以大雅為文王蓋以正變為小大也是時王迹熄而詩亡其存者謬亂失次孔子自衛反魯復得之他國以歸定著為三百五篇於是雅頌各得其所闕名

四書集義精要卷十七